

吾乡吾土

梨花院落

□黄墨卷

步入石鼓街,脚下闲散,耳边却有空谷之响,传至苍痕斑驳的墙上,风一般折回绵绵扑在心上。旧日巷陌,斜阳衰草,竟有抚慰人心的神奇力量。

小巷深处,终于寻到石碑。小时候上学,天天从这里经过,总会在这方残败石碑前稍作停留。石碑镶嵌在红瓦小平房的墙体里,年久风化,上面的字已模糊不清,依稀只记得首有“皇明”二字,回家后缠着母亲问,母亲说很久以前小平房里住着个女子名叫“黄阿姐”,殉夫而死。再问,母亲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很多故事,如同残诗,气韵犹在,脉络难寻。此后再经过碑前,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酸楚,难道这又是一个“梁祝”般凄美的故事么?

去年春,父亲整理藏书,决定将家传民国手抄本《铜山志》献出,交由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会影印出版。薄如蝉翼的泛黄纸页,秀逸小楷似飞鸟翩跹,古城人文风物潮卷浪涌而来。昔日铜山城,今日东山岛,顿觉沧海桑田,世事如烟。我通览全书,意外发现“黄阿姐”赫然排在“铜山节烈志”榜首,儿时记挂的模糊故事好像一蓬迷乱的花影,捧读之际斜风冷雨拂过巷道,心中飘落一片洁白的梨花。

明朝嘉靖年间,石鼓街儒士朱良迎娶了一位叫黄阿姐的女子。新娘子进门后勤理家务,敬奉公婆,家中日日窗明几净,餐餐荤素得宜。黄阿姐织绣剪裁样样拿手,性情温柔言行谦和,公婆看在眼里喜上眉梢。小两口情投意合,梁燕呢喃,帐幔春暖。黄阿姐倚在朱良怀里,想起过往种种,不禁泪挂桃腮。她幼时丧父,无所依托,不得已和母亲寄居在叔叔家中生活。叔叔本就过得拮据,平添了两张嘴,婶婶自然没有好脸色。黄阿姐小小年纪,白天勤习纺织,洗衣做饭,夜里守着如豆灯盏织补渔网以贴补家用。寄人篱下的日子,其中辛酸,似水流长。如今嫁到朱家,丈夫知书达理,公婆敦厚善良,虽然家境清寒,黄阿姐已心满意足。

可惜命运并未眷顾这个聪慧贤良的女子,结婚未至周年,廊下的红灯笼尚未褪色,朱良暴病而亡。黄阿

姐轻抚丈夫渐渐冷去的身体,痛不欲生,对新生活的向往也随着心爱的丈夫一并归于尘土。她日夜哀啼,不进米,婆婆和母亲只好给她灌点米汤苟延生命,并日夜看守,以防不测。就这样熬过了三年,黄阿姐深居简出,吃斋念佛,但对亡夫思念无时无刻不啃噬着她的身心。一日,黄阿姐偶然探知母亲已私自将她许配给林家,母亲疼惜女儿,心想再给她找个好人家,生个一儿半女,兴许就能淡忘了朱良。黄阿姐坐在床沿,彻夜抚摸丈夫生前用过的枕头,心里去意已决。她暗自准备入殓衣衾,归置于床头暗柜。待到中元节夜里,趁着婆婆和母亲回娘家做客,将平生衣物付于一炬,沐浴梳妆,身着素缟从容自缢。

黄阿姐死时面容缜密,亲友乡邻看着那一针一线密密缝紧的衣襟和裤腰,无不垂泪。下葬之日,恰逢铜山参将王公巡城,得知黄阿姐的节烈事迹,令人在黄阿姐居所旁立“皇明节孝碑”,予以褒扬。

嘉靖四十三年,戚继光从浙江入闽剿海盗吴平,在铜山陈平渡设营屯兵,巡察至石鼓街,听当地百姓讲述了黄阿姐殉夫始末,深受感动,遂赠匾褒奖。400多年来,在黄阿姐故居前仁立过数不尽的身影,其中不乏抗倭名将戚继光、铜山城参将王公这样的朝廷大员、地方官吏;也有进士唐文灿、太学生翁文清这样的乡贤;更多的是贩夫走卒、渔娘绣女等寻常百姓,清香一炷,默默肃立,共同凭吊一个如花生命的逝去。

烈女,只属于历史,属于过去的人文。我们怜惜贞节牌坊下每一个被封建礼教禁锢的灵魂,那一串串血泪斑斑的脚印,穿过南宋,走过明清,留下永不磨灭的烙印。正因为有了历史的烛照,我们才能在追求平等、自由与尊严的道路上挣脱束缚,越走越远。

站在“黄阿姐”故居前,我觉得她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守节烈女,她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平生所寄,终于一人。她的门前应该独立着一树洁白的梨花,而不是贞节牌坊。

时光深远处,黄阿姐兀自倚栏眺望,梨花漫天,院落如雪。

烟火气,是一座小城的灵魂。

且不说大排档街四溢飘散的爆炒油烟和此起彼伏的划拳声,或圆池大三角凉棚下老人们吹拉弹奏和引吭清唱粤剧的热闹,或津江堤益宏广场上游人徜徉活动各异的鼎沸人声,单就低檐瓦屋住家门口的闲适工夫茶、长年累月风雨无阻穿街串巷村妇远响的“卖鸡胎”嗓音、小区便道上小伢小囡学轮滑的嬉戏、农家小院迎风拂落的褪色发白的对联,以及那些个阿公阿嬷街头巷尾竹椅上纳凉的低声呢喃、银发爷爷推着并排婴儿车遛娃的满足神情……声声喧嚷,自在安详,这些目光所及的市井截图,是一帧帧不断叠放的凡间底色,是一轴轴随性涂抹的风情画卷,无不充盈着蓬勃脉动的小城心跳。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一方生气,上演着无限生命。

……

地方风物

难忘难舍卤料香

□黄琼嵩

难忘那卤料香!

一开小店,香了一条街,钓起了多少人的馋虫!

就在小城区锦江西路(俗称“城南路”)与龙泉南路十字路口边上,嵌在鱼鳞般排列的店铺间,有一家卤料店,卤鸭、咸水鸭、卤蹄筋、卤鸡爪都是小店的招牌卤品,离得老远都能闻到诱人的卤味烟熏味!

“无料不可卤,无卤不欢畅。”在闽南,在长泰,卤料是很多人从小到大的温馨记忆,家家主妇都会点卤煮工夫。遍数闽南小吃,无论卤面摊、豆花粉丝、沙茶面、锅边糊,乃至快餐店的主打菜品,卤料也是主角。入口的江湖,检阅的其实都是做卤料的本事,卤菜做得好不好,食客的味觉都是一杆秤。

相传,战国时期宫廷名菜“露鸡”即是卤制品的前身,薪火相传,代有创新,卤味有了更多的适用食材。把禽肉类、蔬菜类、豆制品类、笋藕蛋等,悉数放入调制好的卤汁中,旺火烧开,小火浸煮,使卤汁滋味缓慢渗入原料肌理,便成为香浓味美的卤料。卤料强调“热做冷吃”,完成卤制后关火,在锅中浸泡一晚,吃前冷切或加热,口味鲜香。

食物的味道,颇类人际交往,需要时间的加持和检阅。生活中,时光里的老朋友,才是岁月的醇酿,懂你的口味,也懂你的品性。俗世千般味,慢慢熬煮,终成幸福。就它,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好这口,远游他乡的人也常作莼羹鲈脍。

店主王姓跃宗,是个精明能干的中年汉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初中毕业,自谋生

计,拜了不少师傅学了不少行当,结果与做卤料结缘。他摸石过河,不断尝试,到处取经,结合自己“二级厨师”的烹饪经验,虚心听取顾客或褒或贬的评价,逐渐调制出“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独特的“卤料包”。也屡次换店铺,如今的小店已有十七八年未换。

每天中午或傍晚,他的店前马路人行道上,总有自觉排队购买卤料的现象,店内切肉、剁骨、包料、回温,有条不紊忙碌有序,店外翘首等待一团祥和。

你若有心,跟这个大腹便便常带憨笑的店主闲聊,他会有所保留地吹牛:我在卤水中放入八角、桂皮、花椒、香叶、小茴香、香茅草、甘草等等等等,和自家秘制的几样高端调味料材,在大火转小火中充分熬煮,越陈越香。适时加上一小撮桂子、两三片迷迭香和天竺葵,在起锅时轻巧撒入,慢慢看着火

舌舔着卤锅,等着香气一点点渗入鼻翼。不急不躁,不怨不恼。人心静,一切就静;卤水香,万物飘香。时间的味道,从来公平。你无需记住那些刺耳烦恼的调味杂什,只去盯住他那开阖张歛的唇吻,品味他如数家珍的话语,那一缕缕一丝丝卤味香自然氤氲全身直冲天灵盖。

武安镇中心区是个蕞尔小城,几横几纵街巷,均不足里许。行业竞争,自然有一些卤料店或卤料摊散布,但大多门可罗雀生意惨淡,正应着俗语的“同样生意,不一样财利”。小店的顾客很多是老顾客和回头客,不少人吃了其他家的卤料,总觉得不称意,结果在熟客的推荐下,慕名而来,从此再也不挪窝了。

伴着雾霭,沐着晨曦,每天清晨,“跃宗卤料店”一家子就忙碌开了,揪鸡毛、剔爪蹠、洗肥肠、煮肺叶、剥香菜、撒药材、搬上桌,没有言语,不用指挥,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在你不经意间,一盘盘热腾腾油亮亮香喷喷滑腻腻的卤料已然井然排放。其他人是闲下来了,可他总是一脸疲倦但仍用他憨憨的跟路过的熟人热情地打招呼。

“遍寻佳人无芳踪,人间何处觅知音。”不必悬帆甚高,更毋需文君当垆。这小店独处一隅,却人气旺炽。它是一道乏有亮色的风景,却俘获了多少人的味蕾。小城的烟火气,少了它,一定不行!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最是难忘难舍卤料香哟!

不知道收拾物件儿,除了要费体力,还十分费神。”

时隔多年,看着日记,依然能够体会到当时的所思所感。有一天,突然有了回原来的地方转转的想法,相比小时候的片段式记忆,这一回,我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旧房子的所在地,虽然也已面目全非了。想起了日记里写的最后那一段话:“东西都收拾妥当了,看着空空荡荡的房间,一股不舍的情绪涌上心头。即将要跟这个‘家’告别了,在这里的生活画下句点。但是生活还在继续,会越来越好吧。”

在我看来,搬家更像是一段重塑生活的过程。收拾东西时,打开尘封记忆,这些记忆诉说着你的过去,等到离开曾经的家,那便是与过去挥手道别了;在新的地方新的家,妥善保存好旧物后,便会开始慢慢添置可以匹配的新物品,带着过去的自己,去芜存菁,全新的生活也便开始了。

馨香一辨

鼓浪屿的长叹 (外一首)

□罗龙海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已80岁的林语堂住在香港三女儿林相如家,某天从拜访的友人口中获知年轻时的至爱、有缘无分的陈锦端还住在厦门时,高兴地连声说:‘我要去看她!’终因腿脚不便,只能长叹一声,落座在轮椅上,几个月后即离开人世。”

——题记

今夜的潮汐,犹是一百年前那夜的呼吸吗
鼓浪屿鼓动大师胸中的波浪
二十岁青年的心事,曾经比日光更阳光
海浪携带着苦水扑打,岩礁腥咸,后来
大师从跨国的储物柜取出种种液体
德国的咖啡,美利坚的牛奶
都化不开这一份
坚硬的浓愁

海岸有多长,叹息就有多长
月下的沙滩,孤单的身影比落寞的琴声更长
紧紧抓住这海岛
再狂的风吹不走,再大的浪打不动,这海岛
在心头,琴声断
只有叹息,随风飘散,漂,不散
一声,一息,化作思念
凝结在海边的相思树上
小船板一样的叶子,每一只
都载着清泪的珠光
夜夜摇向月光的海洋

好长
这一声长叹,从中国鼓浪屿的海边
穿过太平洋,辗转在大西洋和印度洋
一直紧拥到香港的一只轮椅上
轮椅像一只最后的老船
摇晃着八十岁耄耋老者胸中的江湖
六十年来万千凡尘俗事俱沉海底
只有湖中鼓浪的身影,浮而不沉
“我要去看她!我要去看她!”
何止是要去看她
更要去的是她足下的每一寸泥土
还有她头顶的,千年的月光

梦回十尖山

林语堂:“我本龙潭村家子,环天连接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北望,嘉溪山矗立如锯齿状,危崖高悬,塞天蔽日。”“大约有半个世纪了,我一直没有回到故乡,但家乡一草一木,低首细想,历历如在目前。”

——题记

十尖山变成十只锯齿,夜夜锯我的梦乡
只因为,大约有半个世纪了
我一直没有回到故乡
锯声啾啾,胡不归胡不归
我圆睁双眼瞪子夜的虚空
目光如炬,照见虚空里尖尖的山
风自极狭窄的狗牙谷呼啸而过
吹我被衾寒,唯有心头暖
尖尖的山分明烙着故乡的名字
一座座变身一片片
尖尖的锯齿,飞跃千里关山
飞跃万里重洋
深深戳进
一个叫做游子的心房

有鲜血汩汩流出
五十年沧桑为经,千万里漂泊为纬,绞成的心结
自我额前的泉眼,流经脸庞
皱纹里的沟壑,纵横的可是故乡的模样
家乡河流可曾改道?不曾改道?
一直流淌在我黄土捏成的血管
故乡的山头可还有鸪鹑,布谷
一声声啼鸣在心头
时时提醒
寄居的篱下,叫洋场,也叫异乡

回乡路上

□李涌钢

从海边回山村,路途遥远
常想着,就渐渐地拉近了
在胸腔之间,从左到右
我能看见地的脉搏像微澜
浅浅地泛来

我向着家靠近,浓浓青草味
在蓝天下,一路都是想象的路口
我停下来,像是驻足观景
似曾相识的自己
长满野性的草木,在路边等候

茶园被翻剪过,整整齐齐
少了污秽和贫瘠,多了许多油绿
新修的水泥路面
盖着不平静的心情,稳稳地
让我感觉到了三叉路口
哪一条是出生地
哪一条曾经踟蹰
泥泞和山崖,我均已忘记

俯瞰山边路标,清清楚楚
温暖双眼,手心手背暖暖的
从里到外,从上到下
我紧紧地抱住盘旋而上的云海山峦
听水声蝉鸣
叫醒我的青春,似儿歌似情歌

这太熟悉的乡音让我增加了许多缠绵
停下来,稳稳地站在村口
整座大山也稳稳地立在我的面前
让我触手可及,慢慢地走进
怀乡的渴望

往事回眸

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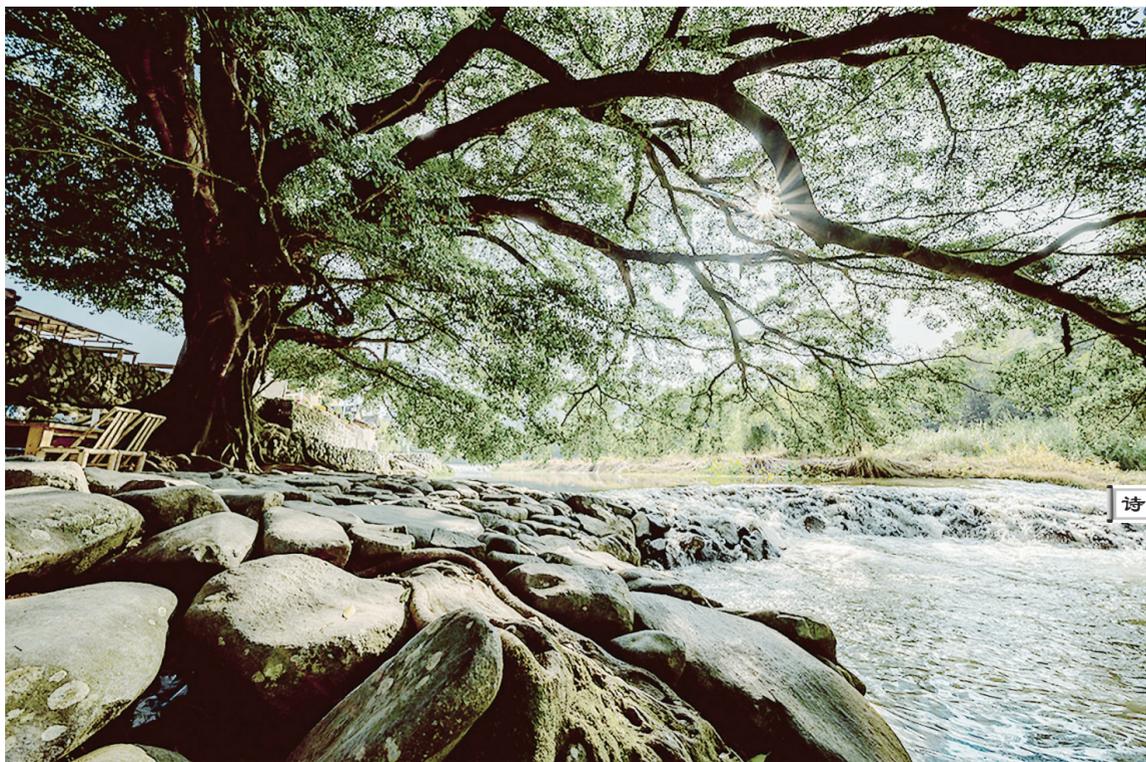
□程静

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搬家是在很小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印象了。依稀记得有一阵子每天玩耍后回家,都会看到妈妈爸爸在打包东西。妈妈告诉我:“我们要去别的地方住了。”我以为就像出游一样,开心地帮着递东西。回忆到此画上句号。多年后,我顺着记忆找到了当初住过的地方,却早已经寻不到半点熟悉的痕迹了。现在,也只能依靠着长辈们叙述的一个个片段,努力拼凑出当年的模样,难免觉得有些遗憾。从此,我便养成了记录的习惯,无论是日记、照片或是视频,只感觉要好好保存着,人生才能完整。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搬家,便是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我在一叠日记本里找到关于这次搬家的记忆:“新房子还在装修的时候,我便来过几次,憧憬着住进来以后的生活,觉得一切都很好,迫不及待地想收拾东西住进来。而当真的开始

收拾时,突然感觉有点茫然了。于是从心爱的书入手。随处可见的书被一本本放进箱子里。蓦地,在书柜的角落里邂逅了我的日记本。泛黄的封面,有点儿锈迹的小锁,钥匙耷拉在锁扣上。随手翻阅,里头记录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堆无病呻吟的牢骚……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由此想起还有一堆的信件,于是翻找了起来,终于在抽屉的最深处翻出来了。在只限于电话和短信的时代,写信是学生

最常用的交流方式了。曾经书信中往来频繁的朋友,有的都已经失联许久了,没来由地就渐渐疏远了,也许这才是人生的常态;也有的虽渐行渐远,感情却历久弥坚。就这样一边收拾,一边思绪满怀。许多早已被我抛诸脑后却又曾让我倍加珍惜的物件儿纷纷呈现在眼前:一个音乐盒、一串钥匙扣、一条发带,哪怕是一支笔,都承载着一段让人怀念的往事。突然涌现的许多思绪让我有点儿恍惚了,从来



诗情画意

古镇·古榕

南靖云水谣古镇是个历史悠久
悠久的古老村落,驻足于浓荫
蔽日的百年老榕树下,看古道
悠悠,听溪流潺潺,沐乡风徐
徐,尽享回归自然的宁静。

□张旭文/图

主题·

家园